

“瘥”非“瘥”的俗体字

□ 李今庸*

(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1)

关键词 瘥 瘥 俗体字 古汉语

本刊《中医药通报》2005 年第 1 期刊载了李怀之同志所写《中医古籍中“瘥”作“瘥”之原因考》一文,认为“瘥”为“瘥”之俗写,其一则曰“笔者认为,‘瘥’实为‘瘥’的俗字。所谓俗字,是指与正字相对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”,再则曰“因此笔者以为,医书中出现的‘瘥’实为‘瘥’的俗写字变体”,三则曰……。可见作者非常自信地认定“瘥”就是“瘥”的俗体,殊不知“瘥”、“瘥”二字各有自己的义训,是不同的两个字。古医书上不少“瘥”字之所以成为“瘥”字者,乃由于“瘥”、“瘥”二字因形近而致误也。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

下“瘥”字并不是“瘥”之俗体字。

众所周知,汉字的构成,都是具有“形”、“音”、“义”三要素的。因而,俗体字和它的本字,应该只有“形”的差别,而“音读”和“义训”都相同才有可能。否则,必不成其为俗体字也。然考后汉许慎《说文·疒部》说:“瘥,疆急也,从疒,坚声”,而无“瘥”字,其“瘥”字首见于魏·张揖《广雅·释詁》,说:“瘥,恶也”。梁·顾野王《玉篇·疒部》说:“瘥,渠井切,风强病也”,“瘥,充至切,恶也”。《广韵·上声·四十静》说:“瘥,风强病也,巨郢切”,同书《去声·六至》说:“瘥,恶也,充自切”,《集韵·

上声·四十静》说:“瘥,巨井切,《说文》:‘疆急也’。又其书《去声·六至》说:‘瘥,充至切·《博雅》:‘恶也’,一曰风病’。《类篇·疒部》说:‘瘥,巨井切,《说文》‘疆急’”,“瘥,充至切,《博雅》:‘恶(也)’”,一曰风病”。“疆”、“强”字同,《博雅》即《广雅》。是“瘥”训“强急”,而音“巨井切”,据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诸瘥项强,皆属於湿”,则此“强急”为“项背强急”也,“瘥”则训“恶”而言“充至切”。“瘥”、“瘥”二字的“义训”、“音读”皆不同,故当各为独立的字,“瘥”字必不为“瘥”的俗体字无疑,惟“瘥”之训“恶”义不甚明,以致文章作者提出了“至于《广雅》的作者为何将‘瘥’释为恶义,却不得而知”。然根据文字“六书”规律,此“瘥”当为“形声字”,

* 作者简介 李今庸,男,著名中医学家。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全国首批 500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、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生部客籍教授。中华中医药学会顾问,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理事长,《新中医》顾问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从“疒”而“至”声。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疒·倚也，人有疾病也，象倚箸之形，凡疒之属皆从疒”。“瘥”字《广雅》训为“恶”，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等字书皆随之，字义训“恶”而字形则从“疒”，其“恶”为“疒之属”则为“恶病”矣，《龙龕手鏡·疒部·去声》“瘥”字下引《玉篇》说：“音积，恶病也”，正作“恶病”，可证。何谓“不得而知”？惟“恶病”之称，古有三焉：一者，指疫病，流行病也，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癘、恶疾也”段玉裁注：“今义……训疔为疔疫，古多借厉为疔，《公平传》作（癘），何注云：‘（癘）者疾疫也’。”是；二者，指麻风病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“伯牛有恶疾”是；三者，指小儿痼证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五上第三说：“夫痼，小儿之恶病也”是。此“瘥”字所体现的恶病，既非疫厉之恶病，也非麻风之恶病，实乃小儿痼之恶病也。请看《甲乙经》卷四第一下说：“心脉满大，痼瘥筋挛，肝脉小急，痼瘥筋挛”，两“瘥”字《素问·大奇论》皆作“瘥”，说“心脉满大，痼瘥筋挛，肝脉小急，痼瘥筋挛”，而《脉经》卷五第五则皆作“痼”，说“心脉满大，痼痼筋挛，肝脉小急，痼痼筋挛”，《玉篇·疒部》说“瘥，小儿瘥瘥病也。痼，同上”。是“瘥”、“瘥”、“痼”，三者形虽异而义则同也。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瘥，小儿瘥瘥病也”。段玉载注：“今小儿惊病也。瘥之言掣也，瘥之言纵也”。《急就篇》卷四说：“痼瘥瘥瘥瘥瘥”，颜师古注：“瘥瘥，小儿之疾，即今痼病也”，《伤寒论·辨太阳病

脉证并治上》亦有“风温之为病……剧则如惊癇，时瘥瘥”之文，所谓“时瘥瘥”者，今谓之“阵发性抽搐”也。“抽搐”乃痼病的主要证候，为“动象”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风胜则动”，而“动”为“风”象，故《集韵》有“一曰风病”之说。据此，则“瘥”为“瘥”的异体字，而非“瘥”的俗体字，殆无疑义矣。瘥病是以项背强急，甚至角弓反张为主，时或见有肢体抽搐；痼病则以突然僵仆、口吐泡沫、肢体抽搐为主，时或角弓反张。但二者的证状区别在于，如《诸病源候论·小儿杂病诸侯·风痼候》所说：“病发时，身软时醒者，谓之痼；身强直反张如尸，不时醒者，谓之瘥”。

《说文》为《说文解字》一书的简称，乃后汉·许慎著。书中无“瘥”字，可能正表明“瘥”之为字乃晚出，故早于《说文》的《黄帝内经》中不当有“瘥”字，今本有“瘥”字者，乃后世转抄而误“瘥”为“瘥”也。以“瘥”字行书作“瘥”而与“瘥”形近易误所致。如《素问·气厥论》说：“传为柔瘥”，王冰注：“瘥谓骨瘥而不随，气骨皆热，髓不内充，故骨瘥强而不举”。王注正是“瘥”字之义。可见此“瘥”误为“瘥”是在王冰之后矣。又如《素问·厥论》说：“发喉痹咽肿，瘥”，新校正云：“全元起本‘瘥’作‘瘥’”。则可见《素问》王次注本此“瘥”误为“瘥”，在王冰之后、林亿等新校正之前，而全元起本不误仍作“瘥”也。还有《黄帝内经太素·经筋篇》说：“病在此者主痼瘥及瘥”，杨上善注：“瘥，擎井反，身强急也”，杨注之音读、义训皆为“瘥”

字，则此“瘥”字误为“瘥”是在杨上善之后也。《灵枢·经筋篇》载此文正作“病在此者主痼瘥及瘥”。惟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中“其病瘥”的“瘥”字当不为误，以其篇著于三国时也。我在以前写《运气七篇成书年代考》时，曾误信新校正谓此“运气七篇”，“乃《阴阳大论》”之说，将其成书下限定在东汉末年，其实应定在三国时为妥。三国时道教人士撰写的《神农本草经》一书则数用“瘥”字矣。至于后汉·张仲景所著《伤寒论·辨瘥湿喝病脉证》篇中的“瘥”字亦皆作“瘥”者，南宋金人成无已在其第一条“伤寒所致，太阳瘥湿喝三病，宜应别论，以为与伤寒相似，故此见之”文下，已指出其误。成注说：“瘥，当作瘥，传写之误也。瘥者，恶也，非强也。《内经》曰：肺移热於肾，传为柔瘥，柔为筋柔而无力，瘥为骨瘥而不随，瘥者强也，《千金》以强直为瘥。《经》曰：颈项强急，口噤，背反张者，瘥。即是观之，瘥为瘥字明矣”。从而可知《伤寒论》该篇之“瘥”误为“瘥”已在成无已之前矣，而《康平本伤寒论》该篇“篇题”下有小注曰：“一本作瘥”，是日本康平年间尚有作“瘥”而不误的《伤寒论》传本。该文作者因误信自己所说“瘥”为“瘥”的俗体字，遂混淆了“误字”和“俗体字”的区别，以致把古贤的正确注解，概斥之为“不识‘瘥’为‘瘥’字的俗写字体”而给以否定，殊不知“瘥”，“瘥”二字的“形”、“音”、“义”三者皆不同，“瘥”是“瘥”，“瘥”是“瘥”二者各自独立成字，而绝对不可能是一字的“正体”、“俗体”也。